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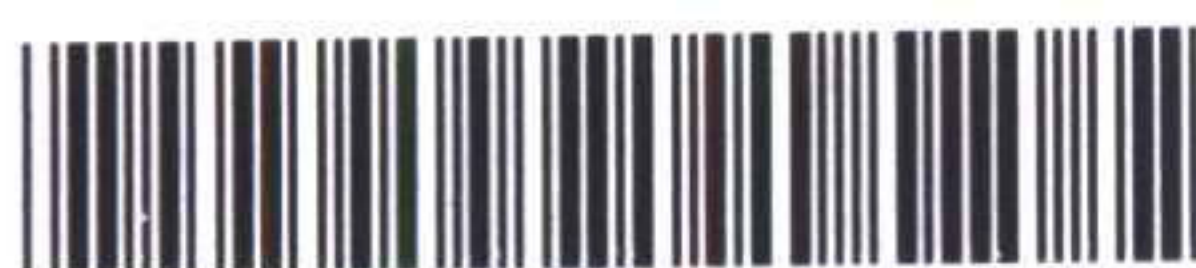
文白
对照



唐宋八大家文钞



郭预衡◎主编



B1272643



广东教育出版社

前言

郭预衡

自己的文集不甚出名、而所编选的文集却有大名者，前有萧统的《昭明文选》，后有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文选》且不论，就《文钞》而言，几百年来，一直成为士林的普及读物。尽管对于八家之选以及茅坤之评，后人不免有所非议，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列举其弊的同时，仍然认为：“八家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繁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提要》在这里肯定了两点：一是选文得繁简之中，二是评语可为初学之门径。作为普及的选本，达到这两点，也并不容易。几百年来，其流传甚广，影响甚大，原因可能正在这里。

但今天看来，这部《文钞》之所以广为流传，除了上述两点之外，也还因为所选八家之文，大体上都能体现各家之文的特色；茅坤之评，也能指出各家之文的不同风格。例如他说韩愈的碑志之文，“多奇崛险谲”，而“不得《史》、《汉》序事法”；欧阳修的碑志之文，则“独得史迁之髓”。又说宋代诸家之文，“叙事当以欧阳公为最”，“以其调自史迁出”；而曾巩之文，“大旨近刘向，然逸调少矣”。对于柳宗元、王安石以及苏氏父子兄弟之文，也都有比较分析。更为难得的是，茅坤虽选八家之古文，却未摒弃“四六文字”。他说：“四六文字，予初不欲录；然欧阳公之婉丽，苏子瞻之悲慨，王荆公之深刺，于君臣上下之间，似有感动处，故录而存之。”（详见《文钞论例》）

当然，今天看来，八家的选文，不都是切当的；茅坤的评语，也不都是准确的。这是因为他的基本观点，是要求文章符合“六艺之旨”；他之所以编选八家之文，也是因为在在他看来八家之文是上承“六艺之旨”的文统的。这一点他在《文钞总叙》中是有说明的。

但应该指出的是，茅坤虽讲“六艺之旨”的文统，却未讲伊洛之学的道统。在这一点上，他和金、元之儒所谓“道从伊洛传心事，文擅韩欧振古风”者，不尽相同；也和桐城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者，有所不同。还有，茅坤特选唐宋八家，曾是针对李梦阳之倡“文必秦汉”；但他最称赞的，却也是“西汉之文”。而且当他称道韩、柳时，还曾引述“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这样的名言。如此一来，《文钞》的选文和评语，有时也就突破了一些门户之见。

茅坤之评最为后人非议者，主要在于“一字一句，皆有释评，逐段逐节，皆为圈点”。吴应箕认为这样“评古文”，“最能埋没古人精神”。（见《答陈定生书》）

鉴于以上诸端，这部《文白对照唐宋八大家文钞》，对于原著，也就有所取舍，有所删存：

一、本书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校以各家别集。四库本保存了茅坤的《总叙》和《论例》，各家的《文钞引》以及文前文后的评语。本书亦存之。

二、四库本删了茅坤“一字一句、逐段逐节”的“释评”和“圈点”。但今天看来，有的“释评”，也非一无可取。谨参照《文钞》的明刻本，选其有助于理解文义者，引入注释之内。

三、四库本《文钞》于各家《文钞》卷首，曾沿明刻本之旧，列有茅坤节选的各家本传。为省篇幅，今皆从删。

四、明刻本《文钞》卷首，原有“凡例”，涉及书中“释评”和“圈点”问题，四库本已连同“释评”和“圈点”一并删去，今亦从之。

删、存之外，本书新增者有二：一是加以简要的注释，二是附以白话译文。

注释力求不漏难点，译文力求不遗难句。但要做到，实非易事。一是限于撰写者的水平，二是古书本来不尽可懂。从前王国维曾经说他“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他还说不仅他不全懂，“汉魏以来诸大师”也不全懂。（见《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由此我想，如果请他来做《尚书全译》或《诗经全译》，恐怕也难尽满人意。当然，唐宋八家之文，一般说来，是比先秦之书易懂的，宋文尤其平易。但朱熹又曾说过：“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还说过：“荆公文暗。”（《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可见八家之文，也不都是易懂的。因此之故，本书的注释和译文，也就难免失误。甚望读者指出，以便改正订补。

2000年春日

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叙

茅 坤

孔子之系《易》曰：“其旨远，其辞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后世为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门之士，颜渊子贡以下，并齐鲁间之秀杰也。或云身通六艺者七十余人，文学之科并不得与，而所属者仅子游子夏两人焉，何哉？盖天生贤哲，各有独禀，譬则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结绿、金之指南，人于其间，以独禀之气，而又必为之专一，以致其至。伶伦之于音，裨灶之于占，养由基之于射，造父之于御，扁鹊之于医，辽之于丸，秋之于弈，彼皆以天纵之智，加之以专一之学，而独得其解。斯固以之擅当时而名后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没，而游、夏辈各以其学授之诸侯之国，已而散逸不传；而秦人燔经坑学士，而六艺之旨几辍矣。

汉兴，招亡经，求学士，而晁错、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班固辈，始乃稍稍出，而西京之文号为尔雅。崔、蔡以下，非不矫然龙骧也，然六艺之旨渐流失。魏、晋、宋、齐、梁、陈、隋、唐之间，文日以靡，气日以弱，强弩之末，且不及鲁缟矣，而况于穿札乎？昌黎韩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从而和之，于是始知非六经不以读，非先秦两汉之书不以观。其所著书论叙记碑铭颂辩诸什，故多所独开门户；然大较并寻六艺之遗，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贞元以后，唐且中坠，沿及五代兵戈之际，天下寥寥矣。宋兴百年，文运天启，于是欧阳公修从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韩愈书，手读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经博古为高。而一时文人学士彬彬然附离而起，苏氏父子兄弟及曾巩王安石之徒，其间材旨小大、音响缓亟，虽属不同，而要之于孔子所删六艺之遗，则共为家习而户眇之者也。由今观之，譬则世之走骥裹骐驎于千里之间，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辍者有之矣，谓涂之蓊而辘之粤则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谓文章与时相高下，而唐以后且薄不足为。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其间工不工，则又系乎斯人者之禀与其专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则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簠之陈，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带云罍牺樽之设，皆骈枝也已。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

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俊辐辏，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堪淫滎滥而互相剽裂已乎？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辙、曾公巩、王公安石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券，题之曰“八大家文钞”。家各有引，条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谓尽得古六艺之旨，而予所批评，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义所揭，指次点缀，或于道不相盪已。谨书之以质世之知我者。时万历己卯仲春，归安鹿门茅坤撰。

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茅 坤

世之论韩文者，共首称碑志；予独以韩公碑志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序事法，故于风神处或少遒逸。予间亦镌记其旁。至于欧阳公碑志之文，可谓独得史迁之髓矣。王荆公则又别出一调，当细绎之。序、记、书，则韩公崛起门户矣；而论策以下，当属之苏氏父子兄弟。四六文字，予初不欲录；然欧阳公之婉丽，苏子瞻之悲慨，王荆公之深刺，于君臣上下之间，似有感动处，故录而存之。

予览子厚之文，其议论处多鑱画，其纪山水处多幽邃夷旷；至于墓志碑碣，其为御史及礼部员外时所作多沿六朝之遗，予不录，录其贬永州司马以后稍属隼永者，凡若干首，以见其风概云。然不如昌黎多矣。

宋诸贤叙事，当以欧阳公为最。何者？以其调自史迁出，一切结构裁剪有法，而中多感慨俊逸处，予故往往心醉。曾之大旨近刘向，然逸调少矣。王之结构裁剪极多鑱洗苦心处，往往矜而严、洁而则，然较之曾，特属伯仲，须让欧一格。至于苏氏兄弟，大略两公者，文才疏爽豪荡处多，而结构裁剪四字非其所长。诸神道碑多者八九千言，少者亦不下四五千言，所当详略敛散处，殊不得史体。何者？鹤颈不得不长，鳧颈不得不短。两公于策论，千年以来绝调矣，故于此或杀一格，亦天限之也。

予览欧、苏二家论不同，欧次情事甚曲，故其论多确而不嫌于复；苏氏兄弟则本《战国策》纵横以来之旨而为文，故其论直而畅，而多疏逸遒宕之势；欧则譬引江河之水而穿林麓灌吠浚，若苏氏兄弟则譬之引江河之水而一泻千里，湍者萦、逝者注，杳不知其所止者已。语曰：同工而异曲，学者须自得之。

苏明允《易》、《诗》、《书》、《礼》、《乐》论，未免杂之以曲见，特其文遒劲。子瞻大悲阁等记及赞罗汉等文，似狃于佛氏之言，然亦以其见解超朗，其间又有文旨不远稍近举子业者，故并录之。

曾南丰之文，大较本经术、祖刘向，甚深湛之思、严密之法，自足以与古作者相雄长，而其光焰或不外烁也，故于当时稍为苏氏兄弟所掩，独朱晦庵亟称之。历数百年而近年王道思始知读而酷好之，如渴者之饮金茎露也。

予尝有文评曰：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闳深典雅，西京之中，独冠儒宗者，刘向之文也。斟酌经纬，上摹子长，下采刘向父子，勒成一家之言者，班固也。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愈之文也。巉岩■ ■，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遒丽逸宕，若携美人宴游东山，而风流文物照耀江左者，欧阳子之文也。行乎其所当行，止乎其所不得止，浩浩洋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者，苏长公也。呜呼，七君子者，可谓圣于文矣！其余若贾、董、相如、扬雄诸君子，可谓才问炳然西京矣，而非其至者。曾巩、王安石、苏

洵、辙至矣，巩尤为折衷于大道而不失其正，然其才或疲■而不能副焉。吾聊次之如左，俟知音者赏之。

八大家而下，予于本朝独爱王文成公。论学诸书及记学、记尊经阁等文，程、朱所欲为而不能者；江西辞爵及抚田州等疏，唐陆宣公、宋李忠定公所不逮也；即如浚头桶冈军功等疏，条次兵情如指诸掌，况其设伏出奇，后先本末，多合兵法，人特以其稍属矜功而往往口訾之耳。嗟乎！公固百世殊绝人物，区区文章之工与否，所不暇论；予特附揭于此，以见我本朝一代之人豪，而后世之品文者当自有定议云。

昌黎文钞 · 目录

昌黎文钞引

卷一 昌黎文钞一 [表][状]

进撰平淮西碑文表..... (1)

论佛骨表..... (2)

潮州刺史谢上表..... (5)

论捕贼行赏表..... (8)

复仇状..... (11)

论今年权停举选状..... (13)

论淮西事宜状..... (14)

黄家贼事宜状..... (18)

论变盐法事宜状..... (21)

卷二 昌黎文钞二 [书]

上张仆射书..... (27)

上张仆射第二书..... (29)

上兵部李侍郎书..... (30)

邓州北寄上襄阳于相公书..... (32)

上宰相书..... (33)

后十九日复上书..... (38)

后廿九日复上书..... (40)

卷三 昌黎文钞三 [书]

上考功崔虞部书..... (43)

与孟尚书书..... (45)

与凤翔刑部尚书书..... (48)

应科目时与人书..... (50)

与陈给事书..... (51)

与于襄阳书..... (52)

与祠部陆员外书..... (54)

为人求荐书..... (56)

代张籍与李浙东书..... (57)

卷四 昌黎文钞四 [书]

答陈生书..... (60)

与孟东野书..... (61)

与李翱书..... (62)

与崔群书..... (64)

与卫中行书..... (67)

与少室李拾遗书..... (69)

与鄂州柳中丞书..... (70)

再与鄂州柳中丞书..... (72)

与李秘论小功不税书..... (73)

与冯宿论文书..... (75)

答刘正夫书..... (76)

答李翊书..... (77)

答殷侍御书..... (80)

答张籍书..... (81)

卷五 昌黎文钞五 [书][启][状]

重答张籍书..... (83)

答刘秀才论史书..... (85)

答崔立之书..... (87)

答元侍御书..... (89)

答陈商书..... (91)

答侯继书..... (92)

答李秀才书..... (93)

答冯宿书..... (94)

答窦秀才书..... (95)

答吕璠山人书..... (96)

答胡生书..... (98)

答尉迟生书..... (99)

答杨子书..... (100)

为河南令上留守郑相公启..... (101)

贺徐州张仆射白兔状..... (102)

与汝州卢郎中论荐侯喜状..... (104)

卷六 昌黎文钞六 [序]

送杨支使序..... (106)

送郑尚书序..... (107)

送许郢州序..... (109)

赠崔复州序..... (110)

送幽州李端公序..... (111)

送殷员外序	(113)
送杨少尹序	(114)
送湖南李正字序	(115)
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	(117)
赠张童子序	(119)
送牛堪序	(120)
送窦从事序	(121)
送石处士序	(122)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124)
送陆歙州诗序	(126)
送郑十校理序	(127)
卷七 昌黎文钞七 [序]	
送孟东野序	(129)
送董邵南序	(131)
送王秀才序	(132)
送王秀才序	(133)
送齐皞下第序	(135)
送何坚序	(136)
送区册序	(137)
送李愿归盘谷序	(139)
送廖道士序	(140)
送张道士序	(141)
送陈秀才彤序	(143)
送浮屠文畅师序	(144)
送高闲上人序	(146)
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	(147)
荆潭唱和诗序	(148)
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	(150)
石鼎诗句诗序	(151)
石鼎联句诗	(153)
卷八 昌黎文钞八 [记][传]	
新修滕王阁记	(155)
蓝田县丞厅壁记	(157)
燕喜亭记	(158)
河南府同官记	(160)
画记	(162)
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	(165)
科斗书后记	(166)
汴州东西水门记 并序	(167)
郢州溪堂诗记	(168)

太学生何蕃传	(171)
圻者王承福传	(173)
毛颖传	(175)
卷九 昌黎文钞九 [原][论][议]	
原道	(179)
原性	(183)
原毁	(186)
原人	(188)
原鬼	(188)
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190)
争臣论	(191)
省试学生代斋郎议	(196)
改葬服议	(197)
禘祫议	(200)
卷十 昌黎文钞十 [辩][解][说]	
[颂][杂著]	
讳辩	(204)
进学解	(206)
获麟解	(209)
择言解	(210)
师说	(211)
杂说	(213)
子产不毁乡校颂	(215)
伯夷颂	(216)
张中丞传后叙	(218)
读《荀子》	(221)
读《仪礼》	(223)
读《墨子》	(223)
送穷文	(225)
释言	(227)
猫相乳	(231)
守戒	(232)
对禹问	(233)
通解	(235)
行难	(237)
卷十一 昌黎文钞十一 [碑]	
处州孔子庙碑	(239)
南海神庙碑	(240)
黄陵庙碑	(244)
衢州徐偃王庙碑	(246)

曹成王碑	(249)
清边郡王杨燕奇碑	(254)
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上柱国襄阳郡王平阳路公神道碑	(256)
平淮西碑	(258)
卷十二 昌黎文钞十二 [碑铭]	
乌氏庙碑铭	(266)
袁氏先庙碑	(268)
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	(271)
柳州罗池庙碑	(274)
唐故相权国公墓碑	(276)
荥阳郑公神道碑	(279)
太原王公神道碑铭	(282)
赠太尉许国公神道碑铭	(286)
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291)
卷十三 昌黎文钞十三 [墓志铭]	
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	(294)
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	(296)
太原王公墓志铭	(299)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卫将军李公墓志铭	(301)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志铭	(302)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志铭	(305)
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	(307)
卷十四 昌黎文钞十四 [墓志铭]	
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	(311)
尚书左丞孔公墓志铭	(312)
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	(315)
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	(317)
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	(318)

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	(320)
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322)
司法参军李君墓志铭	(324)
孔司勋墓志铭	(325)
李元宾墓铭	(327)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	(328)
卷十五 昌黎文钞十五 [墓志碣铭]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	(331)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	(332)
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	(334)
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	(336)
国子司业窦公墓志铭	(338)
襄阳卢丞墓志铭	(340)
河南令张君墓志铭	(341)
登封县尉卢殷墓志铭	(343)
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	(344)
柳子厚墓志铭	(346)
施先生墓铭	(349)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350)
贞曜先生墓志铭	(352)
女挈圻铭	(354)
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	(355)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	(357)
瘞砚铭	(359)
卷十六 昌黎文钞十六 [哀辞] [祭文] [行状]	
独孤申叔哀辞	(360)
欧阳生哀辞	(360)
祭田横墓文	(363)
祭鳄鱼文	(364)
祭柳子厚文	(366)
祭河南张员外文	(367)
祭十二郎文	(371)
赠太傅董公行状	(373)

卷一 昌黎文钞一 [表][状]

进撰平淮西碑文表 [1]

茅坤评曰：“不独碑文冠当世，而表亦壮。”

1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 [2]，以收复淮西，群臣请刻石纪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陛下推劳臣下，允其志愿，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涉旬月，不敢措手。

2 窃惟自古神圣之君，既立殊功异德卓绝之迹，必有奇能博辩之士，为时而生，持简操笔，从而写之，各有品章条贯，然后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满天地。其载于《书》 [3]，则尧、舜二《典》 [4]，夏之《禹贡》 [5]，殷之《盘庚》 [6]，周之五《诰》 [7]；于《诗》 [8]，则《玄鸟》、《长发》 [9]，归美殷宗 [10]；《清庙》、《臣工》、小大二《雅》 [11]，周王是歌 [12]。辞事相称，善并美具，号以为经，列之学官 [13]，置师弟子，读而讲之，从始至今，莫敢指斥。向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辞迹俱亡，善恶惟一。然则兹事至大，不可轻以属人。

3 伏惟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划刮群奸，扫洒疆土，天之所覆，莫不宾顺。然而淮西之功，尤为俊伟，碑石所刻，动流亿年，必得作者，然后可尽能事。今词学之英，所在麻列；儒宗文师，磊落相望。外之则宰相、公卿、郎官、博士 [14]，内之则翰林、禁密、游谈、侍从之臣 [15]，不可一二遽数，召而使之，无有不可。至于臣者，自知最为浅陋，顾贪恩待，趋以就事，丛杂乖戾，律吕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绘画，强颜为之，以塞诏旨，罪当诛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谨录封进。无任惭羞战怖之至 [16]。

【注释】

[1] 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向皇帝进呈《平淮西碑文》的表。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命裴度为帅讨伐淮西藩镇吴元济，韩愈为行军司马。淮西大捷之后，举国振奋，群臣纷纷请求刻石纪功，唐宪宗诏敕韩愈撰写《平淮西碑文》。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韩愈将碑文撰讫，上呈宪宗，此文即为进呈碑文时的上表，时韩愈为刑部侍郎。 [2] 伏：敬词。多用于臣向君的奏表。 敕牒：诏书之一种。敕，自上告下之词。汉代时，凡尊长告诫后辈或下属，皆可称“敕”，南北朝以后则专指皇帝的诏书。牒，官府文书之一种。

[3] 《书》：指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集《尚书》。 [4] 尧舜二《典》：指《尚书·虞书》中的《尧典》和《舜典》。 [5] 夏之《禹贡》：指《尚书·夏书》中的《禹贡》。 [6] 殷之《盘庚》：指《尚书·商书》中的《盘庚》三篇。殷，殷朝，即商朝。 [7] 周之五《诰》：指《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和《洛诰》。 [8] 《诗》：指《诗经》。 [9] 《玄鸟》、《长发》：指《诗经·商颂》中《玄鸟》、《长发》二诗。 [10] 殷宗：指殷高宗武丁。《玄鸟》、《长发》二诗均称颂高宗武丁禘祭之得礼。 [11] 《清庙》、《臣工》：指《诗经·周颂》中《清庙》、《臣工》二诗。 小大二《雅》：指《诗经》中的《小雅》和《大雅》。 [12] 周王是歌：都是歌颂周王的作品。《周颂》三十一篇，全是西周初年作品，是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颂周王朝祖先的功德。大雅和小雅中的一部分篇章，都产生于周初社会比较繁荣时期，多为统

治者朝会宴飨的乐曲，内容也多为对周王朝祖先的颂扬。 [13] 学官：指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的教师，如从汉代起，即设置五经博士、博士祭酒等，此后历代均有名称各异的教官。 [14] 外：外臣，此指朝臣，与皇帝的近侍之臣相对而言，宰相、公卿、郎官、博士均属外臣。 [15] 内：内臣，指朝廷的近侍之臣，翰林、禁密、游谈、侍从等，均为内臣。 [16] 无任：不任，不胜。 之至：到了极点。“无任……之至”为旧时书信、表章常用的套话。

【译文】

1 臣韩愈进言：我奉陛下正月十四日诏书，因为收复了淮西，群臣纷纷请求刻碑纪功，以明明白白标示天下，作为后世之法度。陛下将此任务交给下臣，按您的意向，是让我撰写《平淮西碑文》。我听到诏令十分震恐，因这项任务不是我所能够胜任的，所以心神不宁，惭愧恐惧，过了很长时间，我也未敢动手。

2 我私下考虑，自古以来的神明君主，既然他们建树了特殊的功德和卓绝的业绩，就必定会有才华出众、雄辩滔滔之士应时而生，拿起纸笔，书写明君的功德，并且各有章法条理，然后，帝王之美名美德，崇高博大，充塞于天地之间。其载于《尚书》的，则有《虞书》中的《尧典》、《舜典》，《夏书》中的《禹贡》，《商书》中的《盘庚》三篇，《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和《洛诰》；载于《诗经》的，则有《商颂》中的《玄鸟》、《长发》二诗，赞美殷高宗禘祭之得礼；《周颂》中的《清庙》、《臣工》二诗和小雅、大雅，都是歌颂周王的作品。这些作品文辞与事实相符，善行和美辞具存，它们被称之为“经”，并列为学校教官的教学内容，安排老师和弟子进行阅读和讲解，从当时至今，没有人敢加以指责。倘若当时编撰者水平不高，文字模糊不明，那么，即使有好的内容，又有谁去看它呢？一定会文辞与事迹一起消亡，善恶也就不分了。既然如此，那么此事关系重大，不可随便托付给人。

3 念及大唐王朝传至陛下，再次进入太平盛世，铲除奸邪，用武力廓清国土，普天之下，无不归顺。然而，平定淮西的功绩，尤为伟大，碑石所刻文字，要流传万世，必须找到称职的作者，然后才能圆满完成这件大事。如今文学界的精英，所在多有；儒雅的文学宗师，比比皆是。朝臣中则有宰相、公卿、各部的郎官、太学的博士等，朝廷的内侍官中则有翰林、宫中的机要人员、清谈游说之士、皇帝身边的侍从之臣，都大有人在，陛下召而用之，没有不称职的。至于我韩愈，自知最为浅薄寡陋，贪恋陛下恩宠而来承担这一工作，言辞多而杂乱，不合情理，没有准则。天地之容颜，日月之光辉，我知道自己不能将其描绘出来，而我却厚着脸皮来写，以应付陛下的诏令，真是罪该万死。《平淮西碑》的碑文现已撰写完毕，我恭敬地抄录密封呈进，不胜羞愧不安之至。

论佛骨表 [1]

茅坤评曰：“韩公以天子迎佛特以祈寿护国为心，故其议论亦只以福田上立说，无一字论佛宗旨。”

1 臣某言：伏以佛者，西域之一法耳 [2]。自后汉时流入中国 [3]，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 [4]，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 [5]，年百岁；颡顼在位七十九年 [6]，年九十八岁；帝

啻在位七十年〔7〕，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8〕，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9〕。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10〕，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11〕，武丁在位五十九年〔12〕，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13〕，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汉明帝时〔14〕，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15〕，事佛渐谨，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16〕，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17〕，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2 高祖始受隋禅〔18〕，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19〕，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3 夫佛本西土之人〔20〕，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21〕，身不服先王之法服〔22〕，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23〕。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24〕，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岂宜令入宫禁？

4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25〕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26〕，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27〕，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28〕，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29〕，谨奉表以闻〔30〕。

【注释】

〔1〕《论佛骨表》：《旧唐书·韩愈传》载：“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释迦牟尼）指骨一节……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唐宪宗派宦官杜英奇率太监、宫女，将佛骨迎入皇宫供奉三日。皇帝佞佛，举国从风，一贯反佛的韩愈遂上此表以谏。时韩愈在京城任刑部侍郎。

〔2〕西域：汉以来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等。因佛教从印度传入，故称其为“西域之一法”。《四部丛刊》及其他通行本均为“夷狄之一法”。夷狄：古时对少数民族，东方称夷，北方称狄，这里泛指外国。

〔3〕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据《后汉书》载，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天竺去求佛法，得《四十二章经》和佛像，并与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同来。回国后在洛阳建立了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从此中国有了佛法。

〔4〕黄帝：姓公孙氏，名轩辕，远古时期帝王，相传为中华民族人文之祖。

〔5〕少昊：姓己（一说姓嬴），名挚，远古时期帝王，号穷桑帝。

〔6〕颛顼（zhuān xū）：远古时期帝王，相传为黄帝之子昌意的后裔，居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号高阳氏。

〔7〕帝啻（kù）：远古时期帝王，相传为少昊的孙子，居西亳（今河南省偃师县），号高辛氏。

〔8〕帝尧：远古时期帝王，相传为帝啻之子，居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县），号陶唐氏，通称唐尧。

〔9〕帝舜：远古时期帝王，

相传为颡顼的七世孙，继尧为帝，居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号有虞氏，通称虞舜。禹：夏朝的开国帝王，原居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市），后迁居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国号夏，通称夏禹。 [10] 殷汤：即商汤，商朝的开国帝王。商朝自盘庚迁都后称殷。 [11] 太戊：商朝帝王，商汤的第四代孙。 [12] 武丁：商代帝王，商汤的第十代孙。 [13] 穆王：周代帝王，名满，周文王的第五代孙。 [14] 汉明帝：即刘庄，东汉的第二个皇帝。 [15] 宋、齐、梁、陈：指南朝四个朝代。元魏：即北魏，是鲜卑族拓跋珪在黄河流域所建的政权，积极推行汉化政策，自己改姓元，故史称北魏为元魏。 [16] 梁武帝：即萧衍，字叔达，梁朝的开国皇帝，是南朝统治者中信佛最诚的人物，一生曾三次舍身佛门。 [17] 侯景：原为东魏将领，势力颇大，后因惧诛而降梁，梁武帝对他十分信任，封河南王。后起兵叛乱，攻破梁的都城，称帝自立，梁武帝被困于台城（即禁城，在今南京市玄武湖畔），活活饿死。侯景之乱后被梁将王僧辩、陈霸先等讨平。 [18] 高祖：唐高祖李渊，唐朝开国皇帝。受隋禅：接受隋朝让出的帝位。实际上是李渊废掉隋恭帝，自己称帝于长安。 [19] 睿圣文武皇帝：即唐宪宗，这是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朝臣给唐宪宗所上的尊号。 [20] 西土：即西域，此指印度。《四部丛刊》本及其他通行本均作“夷狄”。 [21] 法言：指合乎儒家礼法的言论。 [22] 法服：指儒家礼法所规定的服饰。 [23] 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泛指儒家所主张的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准则。 [24] 宣政：宣政殿，宫殿名。《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云：“唐时四夷入朝贡者，皆引见于宣政殿。” [25] 敬鬼神而远之：语出《论语·雍也》。大意是说，鬼神难知，应该尊敬，但不可过分亲昵。 [26] 巫祝：巫和祝均为官名。“巫”是以降神显灵的官，“祝”是以言辞祈神求福的官。桃茢：用桃树枝编的茢帚，以扫除不祥。袞（fú）除：驱除，清除。 [27] 御史：主管弹劾的朝官。唐代御史台设御史大夫一人，御史中丞一人，下领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 [28] 大圣：此指唐宪宗，恭维之辞。 [29] 恳悃（kǔn）：恳切忠诚之意。 [30] 谨奉表以闻：恭敬地奉上此表而让圣上知道。《四部丛刊》本及其他通行本在文末均有“臣某诚惶诚恐”一句给帝王奏表的套语。

【译文】

1 臣韩愈进言：在下以为，佛者，不过是外国传来的一种法术而已。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上古时代中国并无佛。从前黄帝在位百年，活到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活到一百岁；颡顼在位七十九年，活到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到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活到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夏禹都活到百岁。这时天下太平，老百姓都安乐长寿，然而中国并未有佛。此后，殷汤也活到一百岁，汤的第四代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汤的第十代孙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虽没有说到他们的最终寿命，但推算其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周武王活了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一百年，这一时期，佛法也还没有传入中国，他们并不是因为信奉佛法而年命长久。东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了佛法，而明帝在位才只有十八年而已。此后动乱与亡国接连不断，国家的气数和皇帝的年命都非常短促。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方的元魏以下，奉佛越来越恭敬，而年代却特别短促。只有梁武帝萧衍在位四十八年，一生中先后三次舍身于佛门，出家当和尚；宗庙祭祀之时也不用牲牢（牛、羊、猪），而改用面食；白天只吃一顿饭，并且只限于蔬菜和水果，但他最后竟然被叛贼侯景所围困逼迫，饿死于台城，他的国家不久就灭亡了。奉佛求福的人，反而更得到灾祸。由此看来，佛法不足以信奉，也就可以知道了。

2 高祖李渊接受隋朝的禅让建唐，就商议废除佛法。但当时的群臣才识不高，缺乏远见，他们未能深刻理解古代先王之道和古今应做之事，进而阐发高祖关于废除佛法的英明诏令，来挽救佞佛之弊端，因此废除佛法之事也就随之而停止，对此，我经常感到十分遗憾。念及皇帝陛下之神明圣哲，英明威武，数千年以来，无与伦比。您在即位之初，就不允许劝俗人出家当和尚、道士，也不允许重新建立佛寺、道观，我常常认为高祖皇帝废除佛法的志向，必定会完成于陛下之手。如今即使未能立即实施，然而哪能放纵佛教让它猖獗起来呢？现在您让群僧从凤翔迎回佛

骨，您登上宫楼观看，并将佛骨抬入皇宫，又让各处佛寺依次相迎供奉。我虽然非常愚昧，也肯定知道您并非为佛教所蛊惑、用此崇信供奉之举而祈求幸福吉利，只不过是因丰收之年百姓高兴，您顺应民心，给京城的士大夫和老百姓设置奇异而可供观赏的场面、游戏玩耍之物罢了。哪有像您这样圣哲英明的君主会去相信这等事情呢？然而，愚昧无知的老百姓容易受蛊惑而难于明白事理，他们看到您的这些举动，将会认为您是真心奉佛，都说：“皇帝是大圣人，还一心信佛，我们老百姓是何等人物，哪能再爱惜自己的身体和性命！”于是他们焚烧头顶，用香火烧手指或手臂，成群结伙；脱下衣服、散发金钱进行施舍，从早到晚，相互模仿效法，争先恐后；老少四处奔波，放弃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对这种情况如果不立即加以禁绝遏止，再让其蔓延到其他佛寺，必定会出现砍断手臂、割下身上的肉作为供品来奉佛的人。这种举动伤风败俗，必会传笑于天下，决非小事。

3 佛本是西方之人，和中国人语言不通，所穿衣服也大不相同，他们嘴里不讲先王那些合乎儒家礼法的言论，身上不穿先王的符合儒家礼法所规定的服饰，不知道儒家所主张的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准则和情感。假如佛祖释迦牟尼至今还活着，奉他们国家的使命到京城来朝见，陛下您宽容而接见他，也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他一面，在礼宾院设宴招待他一次，赐给他袈裟一套，派人把他护送出境，不让他在我们国内妖言惑众。何况他身死已久，枯干腐朽的佛骨乃是凶邪污秽之物，哪能让它进入神圣的皇宫禁地呢？

4 孔子说：“鬼神难以知晓，应该尊敬，但不可过分亲昵。”古代的诸侯到别的国家去参加丧礼，尚且让巫祝们先用桃树枝做的苕帚来驱除不祥之物，然后才去吊丧。如今无缘无故地拿来佛骨这种腐朽污秽之物，您亲自到现场去观看，也不让巫祝们先用桃茢来驱除凶邪，满朝臣子无人敢说此举不对，御史们也无人出来纠劾这种失误，对此，我实在感到是莫大的耻辱。我请求将此佛骨交给有关方面的主管官吏，将其投入火中烧掉，将灰撒入水中冲走，永远断绝祸根，使天下之人、后世之人永远不再有疑问、不再受蛊惑，使天下之人都知道您的所作所为高出于平常人千万倍，这难道不是一件盛事吗！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痛快的事情吗！佛如果有灵，能够制造祸端，凡是由此引起的一切灾祸，都应该加在我韩愈一人身上；苍天监视作证，我决不埋怨悔恨。不胜感激，对您无限忠诚。我恭敬地进呈此表以便您知道我的看法。

潮州刺史谢上表〔1〕

茅坤评曰：“昌黎遭患忧谗，情哀词迫。”

1 臣某言：臣以狂妄黷愚〔2〕，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谓臣言虽可罪，心亦无他，特屈刑章，以臣为潮州刺史。既免刑诛，又获禄食，圣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脑剖心〔3〕，岂足为谢！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2 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驰上道，经涉岭海〔4〕，水陆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与官吏百姓等相见，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子养亿兆人庶〔5〕，无有亲疏远迩，虽在万里之外，岭海之隅，待之一如畿甸之间、辇毂之下〔6〕；有善必闻，有恶必见，早朝晚罢，兢兢业业，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问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陈。国家宪章完具，为治日久，守令承奉诏条，违犯者鲜，虽在蛮荒，无不安

泰。闻臣所称圣德，惟知鼓舞欢呼，不劳施为，坐以无事。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3 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界上〔7〕，去广府虽云才二千里，然来往动皆经月。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程期；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又极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8〕，与魑魅为群〔9〕，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

4 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臣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至于论述陛下功德，与《诗》、《书》相表里〔10〕；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泰山之封〔11〕，镂白玉之牒〔12〕；铺张对天之闳休〔13〕，扬厉无前之伟迹；编之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之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亦未肯多让！

5 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东西，地各万里。自天宝之后，政治少懈，文致未优，武剋不刚〔14〕，孽臣奸隶，蠹居棋处〔15〕，摇毒自防〔16〕，外顺内悖〔17〕，父死子代，以祖以孙，如古诸侯自擅其地，不贡不朝六七十年。四圣传序以至陛下〔18〕，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听断；旋乾转坤〔19〕，关机阖开〔20〕；雷厉风飞，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高祖创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21〕，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宝之后〔22〕，接因循之余，六七十年之外，赫然兴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23〕，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24〕，服我成烈〔25〕。当此之际，所谓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26〕，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27〕，穷思毕精，以赎罪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瞻望宸极〔28〕，魂神飞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无任感恩恋阙、惭惶恳迫之至〔29〕。谨附表陈谢以闻。

【注释】

〔1〕潮州刺史谢上表：此表写于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时韩愈在潮州（今广东省潮阳市）刺史任上。此年正月，韩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几乎被杀，后经裴度、崔群等人求情，宪宗法外开恩，将韩愈贬为潮州刺史。韩愈至潮州，上此表，以感谢宪宗的不杀之恩。〔2〕狂妄黷愚：放肆妄为，愚昧刚直。黷（zhuàng，又读gàng），迂愚而刚直。〔3〕破脑剋心：剖心沥血之意，比喻竭尽忠诚。破，剖开。剋（kū），挖出。〔4〕岭海：指五岭和南海。〔5〕子养亿兆人庶：养育亿万百姓。子养，养育。人庶，庶人，平民百姓。〔6〕畿甸：京城郊区。辇毂：皇帝的车舆，指京城。〔7〕广府极东界上：在广州府最东的边界上。广府，广州府，潮州唐时属广州府（今广东省广州市）。〔8〕蛮夷之地：泛指少数民族地区。古时对于少数民族，南方称“蛮”，东方称“夷”。〔9〕魑魅：古时指山泽中能害人的鬼怪，这里泛指鬼怪。〔10〕与《诗》、《书》相表里：和《诗经》、《尚书》相呼应。表里，相呼应，补充。〔11〕纪泰山之封：记录到泰山去封禅。封，封禅，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12〕镂白玉之牒：刻写帝王封禅、郊祀的玉简文书。镂，刻。白玉之牒，即玉牒，古时帝王封禅、郊祀时用的玉简文书。〔13〕闳休：指大业和美德。闳，大，伟大事业。休，美好，指美德。〔14〕文致未优：用文治治天下未取得优良成绩。武剋不刚：用武力制敌也未见刚强。剋，一本作“克”。〔15〕蠹居棋处：像蛀虫一样随处居住，像棋子一样散处于棋盘之上，即遍布各处。〔16〕摇毒自防：骚扰为害以自我防护。〔17〕外顺内悖：表面上顺从而内心悖乱。悖（bèi），违背，叛逆。〔18〕四圣传序：四位帝王依次传位。四圣，指肃宗、代宗、德宗和顺宗四位皇帝。〔19〕旋乾转坤：扭转乾坤，指使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乾、坤，指天地。〔20〕关机阖开：比喻关键问题的把握。关机，即枢纽。阖开，即开合。〔21〕太宗：唐太宗李世民。太平：太平盛世，此指太宗的“贞观之治”。〔22〕天宝：唐玄宗年号。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了安史之乱，成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23〕显庸：显著的功勋。庸，功勋，功劳。〔24〕永永年代：千秋万代之意。《四库全书》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作“永年代”，《四部丛刊》本、《全唐文》等，均作“永永年代”，

今从之。 [25] 成烈：成就的功业。 [26] 负罪婴衅：获罪之意。婴，获，遭。衅，过失。《四部丛刊》本、《全唐文》等均作“𡵚(wěi)，罪过。 [27] 奏薄伎：呈献小技。 从官：指皇帝的随从、近臣。 隶御：奴仆。这里均指随侍皇帝身边的臣僚。 [28] 瞻望宸极：仰望北斗星。宸极，北极星，喻皇帝。 [29] 恋阙：留恋宫阙，指自己心不忘君。 惭惶：惭愧惶恐。 恳迫：恳切。

【译文】

1 臣韩愈进言：我以放肆妄为、愚昧刚直，不知礼仪法度，上《论佛骨表》陈述陛下迎佛骨之事，语言多有不敬，陛下辨正名分给我定罪，虽死犹轻。陛下哀怜我一片愚忠之心，宽恕我疏狂直言之罪，说我的言论虽然可以判罪，但内心并无恶意，特地法外开恩，用我做潮州刺史。既免除了对我的判刑责罚，又让我获得俸禄，您的恩德真是比天高，比地大；即使我剖心沥血，竭尽忠诚，哪能表达我对您的谢意呢！臣韩愈惶恐万分，叩头拜谢。

2 我因正月十四日承蒙您开恩任命我为潮州刺史，当日就登程奔波，一路上经过五岭，渡过南海，水路陆路共计万里，于本月二十五日到潮州上任完毕。我与当地的官吏和老百姓等见面，畅谈朝廷太平；天子神圣，既威武又仁慈，养育天下亿万百姓，从来不分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即使是在离朝廷万里之外，在五岭和南海的偏远角落，也完全像对待京郊和京城的百姓一样；天子有善必闻，有恶必见，很早就上朝，很晚才罢朝，兢兢业业，惟恐普天之下有一物未得其所，所以派遣刺史来当面询问百姓疾苦，百姓如有不便之事，可以向天子陈述。国家的典章制度完备，太平日久，地方官承命奉行皇帝颁发的考察官吏的条令，违犯者极少，虽然处在偏远落后地区，而百姓无不安定太平。百姓们听我称颂陛下的大德，只知击鼓跳舞欢呼，不必劳心费力，安坐而无事。臣韩愈惶恐万分，叩头拜谢。

3 我所治理的潮州，在广州府最东的边界上，离广州府治虽说才有二千里，然而来往一次动不动就要经历一个月。要经过海口，下恶水；急流大波壮阔凶猛，难以计算行程的日期；又有台风和鳄鱼，祸患难以预测；州南临近边界之处，南海连天；毒雾瘴气，早晚发作。我从小多病，如今刚刚五十岁，已经是头发斑白，牙齿脱落，按情理不会久处人世；再加上我犯了最重的罪，所居住的地方又最远最险恶，忧愁惶恐，惭愧惊悸，不定何时就会死亡；孤单一身，朝中又无亲近党羽，居住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日与鬼怪为伍，如果不是陛下您哀怜和顾念我，又有谁肯替我说话呢？

4 我天生的性情愚昧浅陋，对于人情世故多有不通，只是酷爱学问和写文章，不曾有一天中断，确为如今有名的人物所推重赞许。我对于当今流行的文字，也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至于论说陛下的功德，和古代的《诗经》、《尚书》相呼应；创作诗歌，用于郊庙祭祀；记录陛下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刻写陛下封禅及郊祀时的玉简文书；铺叙渲染陛下对上天的大功和美德，发扬光陛下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我的文章编入《诗经》、《尚书》之册而毫无愧色，置于天地之间而毫无缺憾，即使是让古代的作者再活，我也不肯对他们多有谦让！

5 我认为，大唐王朝受天命而据有天下，天下之人无不服从统治；南北东西四境，各有万里疆界。自天宝年间以后，政治与社会教化稍有松懈，用文治治天下未取得优异成绩，用武力制敌也未见其刚强，奸邪嬖幸之臣比比皆是，他们骚扰为害以保护自己，表面上顺从而心怀叛逆，他们父子相继，祖孙相代，像古代的诸侯一样占有自己的地盘，不向朝廷贡纳赋税、不去朝拜皇帝已达六七十年之久。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四位先君依次传位而传到陛下，陛下即位以来，对各种问题都亲自听取情况，作出决断；扭转乾坤，把握关键问题；雷厉风行，光辉普照；王师所向，无不安定顺服；普天之下，生殖蕃息之治达到了最好的程度。高祖皇帝开创了大唐基业，

他的功绩是伟大的，而当时国家的治理尚未达到太平；太宗皇帝时国家太平了，而太宗皇帝所建树的卓著功勋，都在高祖在世的年代，比不上您在天宝年间之后，承社会因循不前之余绪，又在其六七十年之后，令人注目地振兴起来，南面称帝，指点江山，而获得如此伟大的治世功绩。凭您的功绩，应该制定乐章以告知神灵，应该到泰山去封禅，将您的功绩上奏皇天，把您的丰功伟绩全部表现出来，以表明您的得志，使千秋万代都敬服您所成就的功业。如今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而我却负罪被拘囚于海滨之地，忧戚嗟叹，一天天地接近死亡，不能够作为陛下的近侍小臣以呈献自己的小技，竭尽智慧和精力以弥补自己的罪过。想到这些，我内心悲痛万分，死不瞑目。仰瞻帝阙，我的神魂已经飞到陛下身边。切望作为主宰一切的皇帝陛下，哀伤怜悯我，我感激皇恩、思恋帝京，不胜惭愧惶恐而情意恳切。恭敬地附上《潮州刺史谢上表》，陈述并致意于陛下。

论捕贼行赏表〔1〕

茅坤评曰：“识达事体，文亦典刑。”

1 臣愈言：臣伏见六月八日敕，以狂贼伤害宰臣〔2〕，擒捕未获，陛下悲伤震悼，形于寝食，特降诏书，明立条格〔3〕，云有能捉获贼者，赐钱万贯，仍加超授〔4〕。今下手贼等，四分之内，已得其三；其余两人，盖不足计。根寻踪迹，知自承宗〔5〕，再降明诏，绝其朝请〔6〕；又与王士则、士平等官〔7〕，八日之制，无不行者；独有赏钱，尚未赐给，群情疑惑，未测圣心。闻初载钱置市之日，市中观者日数万人，巡绕瞻视，咨嗟叹息，既去复来，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财轻义，不能深达事体，但见不给其赏，便以为朝廷爱惜此钱，不守言信。自近传远，无由辨明。且出赏所以求贼，今贼已诛斩，若无人捉获，国家何因得此贼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赐诛绝也〔8〕？士则、士平等何故与美官也？三事既因获贼，获贼必有其人，不给赏钱，实亦难晓。假如圣心独有所见，审知不合加赏〔9〕，其如天下百姓及后代久远之人何哉？

2 况今元济、承宗〔10〕，尚未擒灭；两河之地〔11〕，大半未收；陇右、河西〔12〕，皆没戎狄〔13〕，所宜大明约束，使信在言前，号令指麾，以图功利。况自陛下即位以来，继有丕绩〔1〕：斩杨惠琳，收夏州〔15〕；斩刘闢，收剑南东、西川〔16〕；斩李锜，收江东〔17〕；缚卢从史，收泽、潞等五州〔18〕；威德所加，兵不汙刃，收魏、博等六州〔19〕；致张茂昭、张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20〕。创业已来，列圣功德未有能高于陛下者，可谓赫赫巍巍，光照前后矣。此由天授陛下神圣英武之德，为巨唐中兴之君，宗庙神灵，所共祐助。勉强不已，守之以信，则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难致，如乘快马行平路，迟速进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无不可者。于此之时，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21〕，人非食不生，尚欲舍生以存信，况可无故而轻弃也！

3 昔秦孝公用商鞅为相〔22〕，欲富国强兵；行令于国，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于市南门，募人有能徙置北门者与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与五十金。秦人以君言为必信，法令大行，国富兵强，无敌天下。三丈之木，非难徙也；徙之非有功也；孝公辄与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与其弟叔虞为戏〔23〕，削桐叶为珪〔24〕，曰：“以晋封汝。”〔25〕其臣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为侯〔26〕。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之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